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姻緣傳

第四十二回 妖狐假惡鬼行兇 鄉約報村農援例

人死已燈銷，無復提傀儡。多少強梁死即休，何得仍有鬼？ 據屋擄人妻，疑心懷愧悔。惹得妖精報不平，累著汪生腿。

——右調《卜算子》

汪為露出殯，狄賓梁叫兒子送了八兩銀助喪，沒有一人不在背後議論狄賓梁用財太多。都說：「汪為露若是生前相處得好，果然教得那兒子益，這厚贈何妨？讀了五六年書，一個瞎字也不曾教會，這功勞是沒有的了。起先打程樂宇，叫他辱罵得不夠，還在學道遞呈，這等相處，還合他有甚情分？為宗光伯、金亮公兩個的體面不好空了，一兩銀便是極厚的了。這銀子是甚麼東西，可輕易八兩家與人！且宗光伯一個舉人止得六兩，金亮公這等世家止於四兩。」狄賓梁說：「我糶了十二石糧食，方才湊足了這八兩銀子，豈是容易？但前日兒子進學，送他的那謝禮，原不應與他那許多，我一為實是怕他無賴，二為敬奉先生不嫌過厚，不料被他大罵一頓，將帖擦出門來。我既以禮待他，他這等非禮加我，我的理直，他的理屈，我所以把原禮收回。後來他使了人三番兩次來說，還要那原禮回去，我只不理他。他如今既然死了，我所以借助喪的名色，還是與他那前日的謝禮。為他死了，倒不與他一般見識的，合那死人較量。」於是鄉里有那見識的人都說狄賓梁不象個村老，行事合於古人。

卻說那侯小槐明明白白的牆基被他賴了去，經官斷回。我如此有理的事，怕他則甚？返又怕他起來，那牆基畢竟不敢認回。直待了一年後，打了程樂宇，去呈告到官，縣官想起這事，叫了侯小槐去，問知界牆不曾退還，差人押了立刻拆去廈屋，方才結了前件。這是經官斷過的事，又怕他做甚？雖是合他緊鄰，我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」，他便敢奈得我何？這侯小槐卻又沒有這般膽量，急急的把自家祖屋減了賤價出典與人，典的時節還受了他許多勒索。那典屋的人貪價錢便宜，不肯豁脫，送了他一份厚禮，他方才不出來作業，許人典了這房。

侯小槐得了典價，另往別處買了一處小房居住。後來汪為露死了，卻倒將轉來，逢人說起汪為露的名字來，開口就罵。媒婆說起汪為露的老婆嫁人，起初還有良心發見，惟恐汪為露的強魂還會作業，不敢應承；後來媒婆攪擾，魏才慨許，又自己轉念說：「汪為露在日，恃了兇暴，又恃了徒弟人多，白白的賴我界牆，經官斷了出來，還把我再三打罵；那裡曉得自家的個老婆不能自保，就要嫁人！我娶了他老婆來家，足可以泄恨！」這等發心，已是不善；即使你就要娶他，必竟也還要他送葬完事，回到家中，另擇吉日，使他成了禮數，辭了汪為露的墳塋，脫服從吉，有何不可？偏生要在出殯那日，墳上當了眾人取了他來。就是這魏氏，你雖與他夫妻不久，即是娼婦，子弟暫嫖兩夜，往往有那心意相投，死生契結的。也不知那汪為露在魏氏身上果曾曾有好處。只是汪為露一個蠢胖夜叉身子，不兩三個月弄得他似地獄中餓鬼一般的模樣；只為要魏氏愛他少年，把那兩邊的白鬚，一嘴白鬚，鑷拔得象臨死的內官一般；感他這兩件好處，你也不該這等恩斷義絕。他那強盜般打劫來的銀子，豈是當真不知去向？你抵盜了個罄盡，這也還該留點情義。怎麼好只聽了魏才、戴氏的主謀，扶氏、魏運的幫助，把那麻繩孝衣紙匣白髻擄脫將下來，丟在墳上；戴了扭黑的金線梁冠，穿了血紅的妝花紅襖，插了花鈿，施了脂粉，走到墳上，號了數號，拜了兩拜，臨去時秋波也不轉一轉，洋洋得意，上了轎子，鼓樂喧天的導引而去？只怕心裡也有些過意不去。

到了侯家，那侯小槐擄了汪為露的老婆，使了汪為露的銀子，口裡還一回得意，一回暢快，一回惡罵，盡使出那市囂惡態，日日如此。這中間也還虧了魏氏，說道：「他已死了，你只管對了我這般囉嗶，卻是為何？你若要如此，我一索吊死，只罷耳內不聽得這等厭聲！」這侯小槐方才不十分絮叨。

過了幾月之後，小獻寶賭錢日甚，起先把宗金兩人交與他的助喪銀子，翻來復去，做了賭本；過了一月，漸漸的賣衣裳，賣傢伙，還有幾畝地也賣與了別人；止剩了那所房子，因與侯小槐緊鄰，叫經紀來盡侯小槐買，原價是四十五兩，因與汪為露住了幾年，不曾修整，減了八兩，做了三十七兩。脫不了還是魏氏帶來的銀子兌出來買成了他的。那屋中已是一無所有，真是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。

侯小槐買了這汪為露的房子，卻把那住的房屋賣出銀來贖了他的原屋，與汪為露的房子通成一塊，搬回來居住。因汪為露原做臥房的三間是紙糊的牆，磚鋪的地，木頭做的仰塵，方格子的窗牖，侯小槐隨同魏氏仍在裡邊做房。不多兩日，或是燈前，或是月下，或黃昏半夜，或風雨連朝，不是魏氏，就是侯小槐，影影綽綽，看見汪為露的形影。那中間原是停放汪為露所在，恍惚還見一個棺材停在那裡，汪為露的屍首被暴雷震碎，久已沒了氣息，從新又發起臭來；那當面磚上宛然一個人的形跡，天晴這跡是濕的，天雨這跡是乾的。

侯小槐與魏氏害怕，不敢在內居住，仍舊挪到自己的原房；把這房子只是頓放糧食，安置傢伙，無事也沒人過去。若是有人過來，定看見汪為露不在那當面地上躺臥，定是從房裡走將出來。小膽的唬得喪膽忘魂的亂跑，倒是那大膽的踏住不動，看他的下落，他又三不知沒了蹤跡；所以連那糧食傢伙也都不敢放在那邊，騰空了屋，將那新開便門用土乾坯壘塞堅固，門上貼了帖子，指人賃住。有人傳了開去，說汪為露白日出見，所以沒人敢來惹那惡鬼。鎖了街門，久已閒空。因久沒人過去，不見甚麼形跡，只聞的作起聲來，或猛然聽的汪為露咳嗽，或是椎拍的砵聲亂響，或是象幾把刀剝的砵板亂鳴。魏氏每到茅廁解手，常見汪為露巴了牆頭看他，再看又忽不見。

如此待了好幾個月。一日，侯小槐正與魏氏在那裡吃飯，只見一個整磚劈面飛來打在桌上，山崩似的響了一聲，幸得不曾中人，連那盛菜飯的碗也不曾打破，唬得侯小槐合魏氏魂飛魄散，從此口鼻裡連連汪為露的字腳氣也不敢吐的。自此以後，丟磚撩瓦、鋸房樑、砍門扇，夜夜替你開了街門，夜壺底都替鑽了孔洞，飯裡邊都撒上糞土。侯小槐不免得討饒禱告、許願燒錢，一毫不應。魏氏躲去娘家也還稍稍安靜，只是魏氏腳步剛才進門，不知有甚麼耳報，即時就發動起來。

一日，魏氏正收拾往家去，侯小槐正在那邊打發他起身，只見魏氏把臉霎時間變的雪白，自己彩打，敘說房幃中許多穢褻之語，學他不出口來；又責備他將銀子盡數抵盜家去，一宗宗說的款項分明；說玉帝因他做人端正，封他為「天下游奕大將軍」，掌管天下善惡，能知世人的過去未來之事。叫魏氏畫他的形像，戴金襪頭、紅蟒衣、玉帶，出隊入隊的儀從，供養在家；叫魏氏學了他的精魄做了師婆，出往人家去降神，說休咎，方准安靜饒免；將他的原屋做了供養他的佛堂；不然，還要把魏氏拿去做「天下游奕夫人」。侯小槐跪在下面禱告哀求。附了魏氏，責備侯小槐許多可惡。又說：「這明水一鎮的只有狄賓梁一個君子；其次金亮公還是個好人；宗光伯凡事倒也虧他，只不該對了眾人揭我這些短處。」又說：「我且暫退，限你二日畫像祭神，我來到任；如違了我的欽限，決不輕饒！」

魏氏方漸漸醒轉，還了人色，問他原故，茫然不覺，只苦通身疼痛。請了魏才、戴氏前來商議。魏才因叫他女兒擊神出馬做那師婆勾當，怎肯願意，只說：「等到三日，再作區處。他若再來，我們大家向他再三哀求，只怕他也饒恕。」坐了一歇，議論不定，戴氏領了魏氏同且回家。侯小槐覺得甚是沒趣，門也不出，藏在家中。

到了三日，魏氏在娘家不敢回來，只見侯小槐廚房上面登時火起，照得滿天煙火。魏氏聽知，只得叫他娘跟了，跑得回來，因水方便，街坊上救得火滅，卻不甚利害，剛得燒了個屋角。謝了眾人回去，戴氏也還正在，只見魏氏照依前日發作起來，彩鬚■毛，揣腮打臉，罵：「大膽的淫婦！負義的私窠！我到說不與你一般見識，姑准你出馬擊神，不惟不叫你死，還照顧你賺錢養後漢子，取你三日，你聽那魏才老牛主意，不與我畫神，不許你出馬，如此大膽！我可也不要你出馬，也不用你做夫人，我只拿了你去，貶你到十八層地獄，層層受罪，追還抵盜的銀錢！」侯小槐合戴氏跪在下面只是磕頭。把魏氏作踐一個不住才罷，許神許願的

方才歌手。

歌不得兩三日，又是一場。侯小槐情願許他畫像，叫魏氏擎他出馬，揀了吉日，請了時山人來，依他畫了戴金襴頭、紅蟒衣、玉帶、皂靴，坐著八人轎，打著黃羅三簷涼傘，前後擺著隊伍，擇了個進神的吉日，喚了幾個師婆跳神喜樂，殺了豬羊祭祀，供養他在原住的明間上面，做了紅絹帳子。

這侯小槐原是個清門淨戶的人家，雖然擎了邪神，誰就好來他家求神問卜？他又附魏氏叫他掛出招牌，要與人家報說休咎，也只得依他掛出招牌。未免也就有問福禍的人至。這魏氏不曾做慣，也還顧那廉恥，先是沒有那副口嘴，起發的人，有留幾十文香錢的，也不曉得嫌低爭少，憑人留下，回答的那話又甚是艱澀。又嫌魏氏不善擊神，往往作踐。

大凡事體，只怕不做，不怕不會。這魏氏一遭生，兩遭熟，三遭就會，四遭也就成了慣家。人有問甚麼的，本等神說一句，他就附會出再三句來。有來問病的，他就說道：「這病不十分難為，閻王那裡已是上過牌了。我與你去再三搭救。搭救得轉，這是你的造化；若搭救不轉，這也只得信命罷了。」或是來問走失，問失盜的，他說：「這拐帶的人，或是這盜物的人，我都曉得，只我不肯與人為仇。你只急急往東南追尋便得；如東南不著，急往西北追尋，再沒有不遇之理。若再追尋不著，不是還藏躲未動，就是逃逸無蹤。看你造化。」若有問那懷孕的是男是女，他就說：「是女胎。你多與我這香錢，我與你到子孫娘娘面前說去，叫他與你轉女為男。但不知他依與不依，若他果然依了，後來生了兒子，不惟你要謝那娘娘，還要另來謝我。」

凡來問甚麼的，大約都是這等活絡說話。有那等愚人信他嘴哄，一些聽他不出。傳揚開去，都說是汪公還魂顯聖，做了「天下游奕大將軍」，就是他媳婦魏氏擎著，有問禍福的，其應如響。又因魏氏是個少婦人，又有指了問卜，多往他家來的，一日也就有許多香錢。他額定每日要三十個白煮雞子，一斤極醞的燒酒供獻，轉眼都不知何處去了。後來在魏氏跟前常常現形，有時是汪為露的形狀，有時或是個嶄然的老者，有時又是個嫣然的少年。後來不止於見形，漸且至於奸宿。起先也還許侯小槐走到跟前，後來他倒占住，反不許侯小槐摸一摸。

這邊侯小槐發話要到城隍手裡告他，又算計要央他那些徒弟們來勸他。他說：「我這『游奕大將軍』的官銜，城隍都是聽我提調的，那怕你告！那徒弟們沒有個長進的人，我先不怕他德來感動，又不怕他勢來相挾，我理他們則甚！你倒奪了我的老婆，反要告我！」呵呵的大笑。他或有不時不在，魏氏與侯小槐偷做些勾當，他回來偏生曉得，把魏氏下狠的凌虐，後來連話也不敢與侯小槐私說一聲。

金亮公與宗光伯、紀時中這伙門人，聽說汪為露這般靈異，約齊了同來到侯家。他對魏氏說道：「學生們要來見我，你先出去迎接他們。」金亮公等先見了魏氏，說道：「聞得先生顯魂說話，特來看看先生。」魏氏引他們到神廚邊去，都剛才跪下磕頭，只聽得神廚內說道：「有勞！有勞！前向若非諸賢弟濟助，我的骨殖幾乎歸不成土，幸得諸賢弟的力量，還出了這等一個齊整大殯。只是那不賢之妻，把我的銀子盡數都抵盜了回去，又在我墳上嫁人。玉皇說我在陽世為人公平正直，孝弟忠信，利不苟取，色不苟貪，和睦鄉里，教訓子孫，尊敬長上，不作非為，正要補我做個太子太師；後報說『天下游奕大將軍』缺了官，要選這等一個正人君子沒有，只得把我補了這個官職，不止管南瞻部洲的生死，還兼管那四大部洲的善惡。雖也威風，卻只苦忙冗得緊。因與魏氏前緣未盡，時常暫在人間。」

金亮公道：「先生管攝那四大部洲的事體，有多少侍從？」他說：「掌管三千名紀善靈童，一萬名紀惡童子，一百萬巡察天兵。」紀時中問道：「先生這天上的衙門，是添設的，是原來有的？」他說：「從天地開闢就有這個衙門。」紀時中問說：「那個原舊的將軍那裡去了，卻又補了先生？」他說：「那原舊的將軍，玉皇怪他曠了職事，罰他下界托生去了。」

紀時中道：「先生既掌管普天下的事體，又掌管這數百萬的天兵，怎不見先生暫離這裡一時，只時刻與師娘纏帳？」他說：「我神通廣大，眼觀千萬里，日赴九千壇，這法身不消行動，便能照管。」紀時中道：「先生存日見不曾有這等本事，如何死了卻又有這等本事起來？」他說：「神人自是各別。既做了神，自然就有神通。」紀時中道：「既是做了神就有神通，怎麼那原舊的將軍便又神通不濟，曠了職業，貶到下界托生？」他說：「你依舊還是這等佞嘴！我不合你皮纏。」

金亮公道：「先生說玉皇要補先生太子太師，這『太子太師』卻是怎麼樣的官職？」他說：「這太子太師是教太子的先生。」金亮公道：「玉皇也有太子麼？」他說：「玉皇就如下邊皇帝一樣，怎得沒有太子？如今見有三四個太子哩。」金亮公說：「皇帝的太子後來還做皇帝，這玉皇又不死，從天地開闢不知多少年代，這些太子，這卻做些甚麼？安放在那裡？」他說：「那大太子托生下來做皇帝，其餘的都托生下來做親王做郡王。」

宗光伯問說：「這讀書的人死了去，這讀過的書也還記得麼？」他說：「怎不記得？若不記得，怎做得太子太師？」宗光伯問道：「如今先生讀過的書，難道都還記得不成？」他說：「玉皇因我書熟，故聘我做太子太師。我若記不的了那書，那玉皇還要我做甚？」宗光伯道：「就先生在日曾講『鬼神之為德』這章書，講得極透。學生因日久遺忘了。幸得先生有這等靈響，還望先生再講一講。」他寂然再不做聲。金亮公道：「先生既不肯賜教這一章書，把『狐狸食之』的一句講一講。」只見帳子裡面大喝一聲道：「被人看破行藏，不可再住，我去也！」突地跳下一隻絕大的狐狸，衝人而去。

魏氏就如久醉方醒，把那「游奕將軍」的神像扯去燒了，神廚拆毀，絹帳出洗來做了衣服裡子，白日黑夜也絕不見有汪為露的影響，當面磚上也沒了汪為露的形跡；也從此不聽的再有甚麼棒槌聲、砧板響。只是那房子，侯小槐再也不復敢去居住。

安靜過了幾時，但這魏氏抵盜了汪為露的幾百兩銀子回去，傳將開去，一人吠影，百人吠聲，說他不知得了多少。適值朝廷開了事例，叫人納監。繡江是個大縣，額定要十六個監生。縣裡貼了告示，招人援例，告示貼了一個多月，鬼也沒個探頭。若是那監生見了官府，待的也有個禮貌，見了秀才貢舉，也都入得伏去，雜役差徭，可以免的，這繡江縣莫說要十六個，就要一百六十個只怕也還納不了。無奈那朝廷的事例只管要開，那下邊的官府不體朝廷的德意，把那援例的人千方百計的凌辱。做個富民還可躲閃，一做了監生，倒象是做了破案的強盜一樣，見了不拘甚人卻要怕他。凡遇地方有甚上司經過，就向他請幃屏、借桌椅、借古董、借鋪蓋，借的不了。借了有還，已是支不住的；說雖借，其實都是「馬扁」。有上司自己拿去的，有縣官留用的。上司拿剩，縣官用剩，又有那工房禮房催事快手朋伙分去，一件也沒的剩還與你。或遇甚麼軍荒馬亂，通要你定住的數目出米出豆；遇著荒年，定住數叫他捐賑；遇有甚麼緊急的錢糧，強要向你借貸；遇著打甚麼官司，幾百幾千的官要詐賄賂，差人要多詐使用，又不與你留些體面，還要比平人百姓多打板子。這監生不惟遮不得風，避不得雨，且還要招風惹雨，卻那個肯去做此監生？沒人肯納。戶部行了布政司催這納監的銀子急如星火，只得叫那各裡里長報那富家的俊秀，後來也不拘俊秀，只論有錢的便報。

但那真正有錢的大戶，不是結識的人好，就是人怕他的財勢，不敢報他。只是那樣「二不破媽媽頭」主子開了名字。若是肯使幾兩銀子與里長，他便把你名字去弔，另報一人。直詐到臨了，一個沒有銀子使的，方才當真報將上去，昏天黑地，那個官是肯聽你辯的？追贖贖的一般，叫你討了保，一兩限不完，上了比較；再比較不完，拿來家屬寄監。納銀子的時節，加二重的火耗，三四十兩的要紙紅。十個納監的倒有九個監不曾納完，賣的那房產一些沒有，討飯窮生的苦楚！

這明水鎮的里長鄉約詐來詐去，詐到侯小槐的跟前。這侯小槐得了橫財的名望，傳佈四鄰，詐到二十兩銀不肯住手，堅執要五十兩方罷。這侯小槐那裡這一時便有這五十兩見成銀子？這鄉約見他奮吝，又素知他欺軟怕硬，可以降的動他，單單的把他名字報到縣中。差了快手，拿了紅票，捉他去上納監生。

來到侯小槐家，殺雞置酒，款待差人，臨行送了三兩紋銀，許他投狀告辭。侯小槐忙了手腳，拿了幾兩銀子進城，到縣門口尋人寫了辯狀，說他世代務農，眼中不識一字，祖遺地上不上四十畝，無力援例。又先到事例房科打點停當。次日投文，遞了辯豁的狀況。

縣官看了狀子，點名喚他上去。他說：「小人是個種田的農夫，一個十字也畫不上來；鄉約有仇，報小人上來。」縣官說：

「鄉約報你別的事情，這是合你有仇；如今報你納監，往斯文路上引你，你納了監就可以戴儒巾、著圓領，見了府縣院道都是作揖，喚大宗師，這往青雲路上引你，怎是鄉約合你有仇？」侯小槐說：「小人可以認得個『瞎』字，好戴那頭巾，穿那圓領，如今一字不識，似盲牛一般，怎麼做得監生？」縣官說：「因你不識一字，所以報你納監，若是認幾個字，就該報你做農民了。」侯小槐又說：「小人只有四十畝地，赤歷可查。這四十畝地賣不上一百兩銀子，小人拿什麼納監？」縣官說：「誰叫你賣地？你把你媳婦抵盜汪為露的銀子納監還使不盡哩！快出去湊銀完納！納完了銀子，我還與你掛旗扁；若抗拒延捱，打了你自己，還拿你家屬送監！」叫原差押下去討保。

侯小槐還待要辯，旁邊皂隸一頓趕喝出來。他鄉間的人，離城四十里路，城中那有熟人保他？差人只得押了出鄉，如狼似虎，吃酒飯、詐銀子，這都不算，還受許多作踐。畢竟還虧了魏才是個別裡的鄉約，再三央浼那公差容他措手；又與他算計使了六十兩銀子，尋了縣公相處的一個山人說了分上。虧了縣官做主，那鄉約只得罷了。

魏才與他說道：「才收了原票，那原報的鄉約還有許多話，說道：那個狗攘的，原要啃你一大塊肉，不能遂願，只得報了官，只指望叫你傾家蕩產，你如今又尋分上免了。他仇恨愈深，這眼下就要舉報農民。這監生不止於傾家，若是被他報了農民，就要管庫、管倉、管支應、管下程、管鋪設、管中火。若賠了，傾家不算，徒罪充軍，這是再沒有走滾。你趁這個空，火速的刷括三十多兩銀子，跑到布政司裡納了司吏，就可以免納農民。」

侯小槐聽說，又向魏氏摳索出三十多兩銀子，同了魏才來到省城布政司裡遞了援例狀子，三、八日收了銀，首領行頭，正數二十兩，明加四兩；吏房諸凡使用，去了五兩；行文本縣取結，鄉約裡排、該房書吏，去了四兩；心紅去了五兩；來往路費，做屯絹大擺，皂靴儒縑，去了二兩多；通共也費了四十多銀子。那魏氏盜去的銀子留給了魏才一百多兩，其餘帶來的也是有數的光景，添著買房子、畫神像、還願、跳神、求分上、納外郎；差不多那湯裡得來的東西將次也就水裡去淨了。單只落了一個老婆，又被假汪為露的鬼魂睡了個心滿意足。可見凡事俱有天算，不在人謀。輾轉相還，急須從中割斷。